

前不久,《新民晚报》社党委书记、总编辑陈启伟在《联合时报》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上说,《联合时报》与《新民晚报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,因为赵超构先生当时既是《新民晚报》的社长,又是《联合时报》的社长。

是的,赵超构先生生前既引领了《新民晚报》成为一张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人人喜爱的报纸,也引领《联合时报》成为一张能够广开言路,针砭时弊,发扬民主,开展政治协商的富有特色的报纸。赵超构先生在《联合时报》社务委员会上经常发表对如何办好报纸的意见。他说,办好报纸要面向大多数人民群众,面向社会,要多反映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。他又说,可以充分发挥记者能动性,但是一要大胆,二要谨慎,不是什么都写,什么都要发表,要多思考。他又曾在《联合时报》上著文说,这张报纸(指《联合时报》),努力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

政策,特别置身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,用以争取各方朋友对于当前革命大业的同气相求,同声相和。他的言谈和文字,充分反映了他的睿智、宽厚和风趣,他要言不繁、精辟独到,听了会受到很大启发。当时,作为《联合时报》总编

议上,他也经常热情地为办好《联合时报》出谋划策。曹老年岁稍长,十分沉稳,不多言谈,但他常以微笑对别人的意见表示赞同。我从三位新闻界前辈的身上也学到不少知识和受到启迪。《联合时报》还有一件有趣的

也感到惊奇和提出疑问:怎么赵超构先生竟然老将出马当起记者来了?1988年6月29日香港《明报》还在第四版上刊登报道:“《联合时报》,前身系上海市政协主办的《上海政协报》,“经有关人士建议,索性将它改名为《联合时报》重出,并敦请著名老报人赵超构先生出任社长,原《新民晚报》的林放主持首版编辑,每周五出一栏记者述评文字“七日谈”,比较敢于针砭时弊。对于社会上的这种误解,经过解释,人们才知道《联合时报》另有一个林放。因此,《联合时报》在发表赵超构先生著文时,不得已只能用“赵超构”大名,而在刊登“小林放”写的文章、新闻和通讯时就署“林放”名字,以示区别。“小林放”如投稿给其他报纸、刊物,则不署“林放”真名,改用“方文”笔名,以避冒充新闻界老前辈大名之嫌疑。当时,上海新闻界就把“两报一社长,一报两林放”传为佳话。

《新民晚报》与《联合时报》的缘分

闵孝思

辑,我从他的言谈中得到很多教益,因此,我也常常到他府上拜访,向他请教。

《新民晚报》还有三位资深老报人是《联合时报》的社务委员会委员。他们是:冯英子、张林岚、曹仲英。冯老是《新民晚报》副总编辑。他才华横溢,作风泼辣,言辞尖锐,经常批评报纸工作中的不足,从而引起我们的注意,鞭策我们努力改进工作。张老也是《新民晚报》副总编辑。在社务委员会会

事值得一谈。《联合时报》当时有一位年轻能干的编委、新闻部主任,名字就叫林放,很巧,与赵超构先生的笔名同名。熟悉的人都叫他“小林放”。小林放生来就叫林放,在《联合时报》上发表文章或采写新闻和通讯等都署名林放。社会上就有人发生误会,以为赵老怎么为《联合时报》写起新闻、通讯来了?不可思议!甚至连香港新闻界人士在看到《联合时报》上刊登林放写的新闻和通讯



序跋精粹

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第六部分,专门论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。指出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,是人民的精神家园”,建设文化强国,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,二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。要“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,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。

从炎黄二帝开始,这条民族的血脉已经流淌了五千多年。血脉所经之处,我们的精神家园便花繁树茂,蝶乱蜂忙,生机勃勃。儒家学说,道家学说,墨家学说,这些学说的思想内涵海一般深,山一样高,一直指导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如何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给我们的思想、道德、行为立下了规范。

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二个方面二十四个字,都能从儒道墨三家学说中找到源流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。

从黄河流域的殷墟文化,到长江流域的广富林文化、福泉山文化,六千年,五千年,四千年,一层一层地埋藏着先人的文化遗产。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绘画到各种文化形态,无不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国人的思想道德、精神世界,倡导和培育着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的价值观念。

由于五千年来我们炎黄子孙都一代一代地传承着优秀文化,发扬着民族精神,才使我们能够遇强敌而不屈,视

困苦若等闲……

正因为如此,党中央才会在十八大的文件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,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,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身体力行。

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如此重视传统文化,是有现实性和针对性的。在现今的社会,在部分官员和民众中,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等核心价值观已经淡薄了……遇利则前,往往容易掉进深沟。

所谓知书达理,是指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人,多数是道德高尚的人。文化高的人中也有大奸大恶如董卓、秦桧、和珅、汪精卫者流,但毕竟为数极少,而周公、尹伊、仲尼、孟子、诸葛亮、范仲淹这些我们心中的楷模却是主导历史的主流。正是这些德高道高才高艺高的精英,才书写出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。不能让“唯利是图”闯进我们的家园,践踏我们的草地。

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二十年来,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,集中了全市五百多位理论、文化、新闻、出版、教育界专家、学者和著名人士,既进行学术理论研究,又开展传统文化普及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最近,我们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,选其精华,汇集《游赏精神家园》一书,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,既有对儒家学说的阐述,也有对民族精神的颂歌,还有许多文化知识和掌故。阅读这部选集,如同漫步百花盛开的花园,花香阵阵,鸟语声声,真乃良辰美景,赏心乐事。

为《游赏精神家园》一书而作(节选)

话:冬天招兵后再说。这话一回,燕萍当下就哭了。她是个标致女子,只是成分高些:老祖是富农。华生娘的意思再明白不过,怕娶了这富农子女,误了华生的前程。事后燕萍几个月不睬华生;华生写信,她也不回。

裁缝进村

——乡野行迹

彭瑞高

燕萍家的墙门间,一时成了村里的中心。女人们没事就去那儿,讨论的样式,把一匹匹布交给小裁缝;男人们也轮着去,举着手团圆锥,让小裁缝给他们量尺寸。墙门间角落里,料作堆成小山。

华生问,你看照这样子,小裁缝要在村里做几天?我说,一个月是起码的。华生的脸就阴下来。中午,小裁缝在墙门间吃饭,华生装作挑水路过,探头一看,菜水好得很呢:豆腐干烧肉,炒猪肝、炖蛋汤……他的脸就更黑了。

乡里规矩,裁缝落在谁家,谁家就管吃管住;当然也有个便利:免费做衣裳。女人们说,燕萍把这些年织的土布都拿出来,给老人做了很多

衣裳;她们还说,小蒋还加夜班,灯下做的,都是燕萍的新衣裳。华生为此更加心焦……那晚他终于憋不住,恳求我说:“今夜你跟我出去一趟好不好?”我问:“干什么去?”他说:“听个壁脚,看那小贼究竟老不老实。”我说:“要去你自己去,我不去。”

他就很不高兴,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。深夜里,他真去听了壁脚。其实人家小蒋规规矩矩的,就一人在厢房里忙,缝纫机一直响到九点。华生说,小贼还装斯文,拿了本书,在帐子里看呢。

足有个把月,小蒋才忙完。这天他要走了。华生站在村外,远远看燕萍家门口。小蒋把脚踏车推出墙门间,后座已绑上两块木板;他掀开缝纫机盖板,把机头藏好,弯腰发一声喊,把整部机器放上了后座;绳子扎紧后,他右腿往前一屈,上车就出了村。华生瞥见,燕萍只倚在窗后看。这天冬天,招兵开始了。华生兴冲冲报了名,不料,他连体检都没通过。医生说,他血里有个指标高了。民兵连长来说情况,华生脸都白了。

紧接着又传来个消息,说裁缝小蒋倒批准入伍了,是海军;还说他马上就要来接燕萍,说两人已对上象,小蒋出发前,他娘要看看。

路灯下的“山水画刍议”

成莫愁

已故大师陆俨少住马当路近复兴中路,居家逼仄,子女又多,室内异常闷热,大热天在家里作画论常汗流浃背。那年头没有空调,不少人纳凉都在弄堂口、人行道上。三五成群,端把小凳,摇着蒲扇。在马路边街沿“乘风凉”,是当年老上海的一道特殊风景。陆亨说到往事,便会流露出往事不堪回首的神情:“现在条件多么好!那个时候真是艰苦!”

在以往的几十年里,陆俨少曾被错划成“右派”,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,接下来又在“十年浩劫”中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磨难。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他还是潜心研究山水画艺术,为使中国的山水画传承有序,文脉代代相传,白天,他在画院里挨批斗,监督劳动;晚上,回到家偷偷摸摸地编写山水画技法教材。

为了不让父亲在陋室里受罪,陆亨首要任务就是帮父亲在弄堂对面“抢”一个路灯下的空位置。他早早打着小桌子和小板凳,在马当路人行道上感觉路灯最亮的电线杆旁,放下桌子和板凳,等候父亲出来“接班”。陆俨少常常享受儿子的“孝心”,在凉快的晚风中打画稿和编写教材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改革开放后,陆俨少的这本山水画教材——《山水画刍议》终于出版了,殊不知这件作品就是他在马当路路灯下构思而诞生的,陆亨可谓立下了大功劳!



来部队的火车上,我偷偷地问接兵干部:“我们当什么兵去?”他告诉我是汽车兵。

汽车兵?不就是驾驶员吗?脑海中金戈铁马、硝烟炮火的景象顿时偃旗息鼓,像是被浇了一瓢冷水:当个开车的兵能有什么意思?

“好好干,下连后上山去!”新兵连,连长得知我是带着驾照来的,对我很器重。能听得出,他特意把“上山”二字说得很重,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神情。一问才知道,那“山”叫喀喇昆仑山,团里常年担负高原边防运输任务,每年都要在上面奔波六七个月,能开车上山是每一个高原汽车兵炫耀的资本。

火石电光般,好似找回了当兵的意思。

义,到昆仑山上走一遭,倏然间成了我魂牵梦绕的军旅梦。工作训练之余,我总会自觉或不自觉想象着昆仑山的险峻,想象着新藏线的蜿蜒,想象着达坂的陡峭,心中满满的,都是憧憬。

因为基础好,我是同年兵中第一个得到批准,以驾驶员身份上山的。出发前一夜,我为军旅梦的触手可及激动得近乎失眠,以至于把班长嘱咐了好几遍的大衣落在了内务柜里。

忙啥来啥,随着海拔的升高,我有了高原反应,头被锤子敲裂般的痛,伴着翻江倒海的恶心……我无力地倚在副驾驶座位的椅背上,通过后视镜,看着自己发紫的嘴唇,觉得我的军旅梦竟如此不堪一击:“这趟回去,再也不来了!”

班长看出我的心思,打开话匣子安慰我,他说高原反应是高原汽车兵的必修课,还说他第一次上山反应比我厉害得多,吐得都快晕过去,差点就被送医院去了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前一刻还是晴空万里,刹那间下起了滂沱大雨,眼看要到达坂最高处,大雨竟又变成了鹅毛大雪,不一会地上的积雪就达到一尺厚。班长下车装好防滑链,回来又把自己的

模山范水诗生活

吴纪椿

勤勉一生,李祝安退了下來。以前见面大抵是公务在身,总见行色匆匆,穿梭于会议室和酒店之间,空间和时间都被淡化。现在空下来了,他把人生比作大自然,吟出“世间山水自天成,高低曲折皆胜景;登峰远望心胸阔,深谷探幽兰气馨”的诗句,恬淡而又闲适。祝安第一本诗集《秋浦垂钓诗百首》出版前,我请叶辛先生为其作序,叶辛说:“我与作者都属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人,这批人群体庞大,正处在将退或已退的时候,正确对待人生转折,是社会应该关注的事。祝安先生的选择,无疑又立起另一标杆。”那本垂钓诗卖得正火,哪知近日又收到第二本诗集,祝安又用诗歌把现在和过去阅历过的美景、获得的感悟写成一百六十首诗歌,集结而成《神州行吟诗百首》,这时我方知他潜心古体诗非一日之功。

老是一种岁月的积淀,如同河底的细沙,千淘万漉反而洁净如初,这正如祝安的诗,意在言外,情在诗中。他写九华山:“匡庐西来楚天遥,黄山侧立欲比高;万里长江脚下过,九峰芙蓉出云霄。”写雅鲁藏布大峡谷:“江水天上来,千里峡谷开。壁立高万仞,崖岸何雄哉。”犹如笔墨雄浑的山水画卷。在三亚登蜈支洲岛,祝安从心底呼出:“国漆三沙疆方稳,海有三亚基更牢”;“韶光养晦期渐满,千帆待发剑出鞘”。甚至陪孙儿拼积木也是“指图学说强军梦,造舰航母去巡边”。真是生活中无诗不在,耳顺之后,便达至化境。以往祝安主政一方,多年关心“三农”,他模山范水之余,不忘农民。《茶区行》通过对六个产茶村的吟唱,道出他对茶乡发展变化的欣喜之情,同时为“采茶皆童姬,青壮早出村”担忧;为“摘得三万芽,装瓶不满斤;都言新茶贵,到此便知情”而心感愧疚和不安。在垂钓之余,不忘渔民生活:“渔家午餐盘无荤,干炒鸡蛋敬客人。菜汤一碗心底热,莫忘农家很艰辛。”在《渔村见闻》中,更是以现代文人雅士的情怀,详细叙述了养鱼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艰辛,最后发出“天下食鱼皆称美,几曾识得养鱼苦”的呼喊,足见诗人扎根精神大地的襟怀。而这些诗歌正如叶辛所评,“作者五言、七言运用得较为熟练,且不限篇幅,不调平仄,突破了格律的限制,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。这在运用我国传统诗歌形式,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方面,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探索。”



夏收后,裁缝小蒋进了村,落脚地还是燕萍家的墙门间里。

燕萍家的墙门间,原有六扇窗。造反那年,这些门连同客室门,全被除下,进生产队当了仓库隔板。从此燕萍家就敞开了,从外面望去,眼光穿过墙门间,可望到天井、客堂,直至屋后的竹园,一路空落落的。

裁缝小蒋的排场,主要是缝纫机和裁布桌。缝纫机是他用脚踏车踏来的;裁布桌是燕萍除下厢房门、搁了木架铺成的。没门的墙门间,通透、敞亮、风凉,来做衣裳的人很多。华生悄悄对我说,小蒋这贼很开心呢,做生活时,头一抬、头一抬,面孔一直在笑呢。

我嗯了声问,你想说什么?华生早就喜欢燕萍,对裁缝小蒋很有戒心。小蒋不见风不见雨的,是个小白脸;又读过中学,手握一门技术,收入比田里高得多;这次来村里,还是落脚在燕萍家,华生就特别警惕。他说,别的我不怕,就怕燕萍对小裁缝动心思。

话:冬天招兵后再说。这话一回,燕萍当下就哭了。她是个标致女子,只是成分高些:老祖是富农。华生娘的意思再明白不过,怕娶了这富农子女,误了华生的前程。事后燕萍几个月不睬华生;华生写信,她也不回。

裁缝进村

——乡野行迹

彭瑞高

燕萍家的墙门间,一时成了村里的中心。女人们没事就去那儿,讨论的样式,把一匹匹布交给小裁缝;男人们也轮着去,举着手团圆锥,让小裁缝给他们量尺寸。墙门间角落里,料作堆成小山。

华生问,你看照这样子,小裁缝要在村里做几天?我说,一个月是起码的。华生的脸就阴下来。中午,小裁缝在墙门间吃饭,华生装作挑水路过,探头一看,菜水好得很呢:豆腐干烧肉,炒猪肝、炖蛋汤……他的脸就更黑了。

乡里规矩,裁缝落在谁家,谁家就管吃管住;当然也有个便利:免费做衣裳。女人们说,燕萍把这些年织的土布都拿出来,给老人做了很多

大衣脱下披到我身上。帮不上忙反而成了累赘!我想:或许这次都不该来。

已到中午,车队沿着路边整齐停下,班长递来我平时最爱吃的鸡腿。我没劲,更没心情吃,只是摇头。班长说,山上吃饭最要紧,只要吃下饭,什么反应都不怕。他给我讲了件事——

那次,班长奉命到“死人沟”(昆仑山地名)里为车队拉水,突遇大风被困冰河,折腾到天黑仍未脱险,只得等待救援。夜幕来临,他又冷又饿,由于随车没有任何炊事工具,他拿来随车的汽油桶,涮了又涮,用石块支起来煮了一桶泡面。班长说至今对那种一连几天打嗝

都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的荡气回肠记忆犹新,多亏那顿面,让他顿悟了足够的体温,挨到救援队来。多亏救援队及时赶到,救了他;也多亏他拉回去的水,让整个车队能吃上热乎饭。

听了故事,我猛然觉得那车厢满载的不是简单的给养物资,倒像是满满的希望。或许在边防战友看来,那应该就是另一个“多亏”。我强忍着反应,慢慢地啃起鸡腿……见我开始吃饭,班长眉开眼笑地拍拍我的肩膀,称赞:“好样的!”

果不其然,在目的地——某边防连,我们受到了连队官兵的夹道欢迎。唇唇、脸紫让他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,凹陷的指甲也是高原缺氧的病症,但他们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愁容,真诚的笑容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。

“山上苦不苦?”卸载物资时,我问一个同年兵战友。“不是还有你们嘛!”他略微停顿了一下,说:“为祖国守住这片土地,苦也值得!”卸完物资,班长手指山那边,说:“下去更高的那个连队,去不去?”“去!”我干脆利落地回答。

官兵们亲切地称它为“军中小歌手”,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守卫边防线

官兵们亲切地称它为“军中小歌手”,明请看本栏。